

一個內地學生的香港隨筆

馬建福，是一位來自中國寧夏的回族留學生，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博士課程。他將自己近年來對香港社會生活的思考寫成了一份香港隨筆。從這個內地留學生的筆下，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生活的另一方面，也能夠以全新的視角去體驗自己日常生活的每一點滴。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圖片為資料圖片

看香港人過年

馬建福說，香港華人的過年絕對不是在大年三十等着看春節晚會，有的人甚至都不知道有春晚這個說法。他們幹什麼呢？忙碌了一年，輕鬆的日子在耶誕節期間已經閒慶祝過了，春節是一家人團聚的繼續。當然，香港華人也沒有內地百姓辛辛苦苦一年下來，千里擁擠回家團聚的悲苦情結，因為一年頻繁的節假日使華人對於各個節日都有些習以為常的感覺，往往以為，所謂節日就是親戚朋友聯繫團聚吃大餐。一年按時日計算，耶誕節的假期是最長的，加上周末有十四天，其次是春節，周末合起來是七天。除了一家人團聚吃飯、聊天或者打幾圈麻將之外，香港華人最為時尚的還是外出旅行或者選擇好天氣去附近島嶼遠足、野餐等等。

傳統過年習俗中的各種禁忌，香港華人也是遵循的，不過有一點是南北東西差別所致，粵地廣東人移居香港，許多習俗也是繼續不斷，不過見面時的問候語可見此地真正的商業氣息，見面雙手一拱，來一句「恭喜發財」，聞者自然知道下一句是「紅包拿來」。說起給紅包，還真有特色。誰能得到紅包呢？已婚者自然沒有希望，無論年齡多大，未婚者都會在春節期間收到來自長輩、朋友的紅包，具體數目則各有不同。

除了發紅包，一家人的聚餐還真需要重筆記錄一下，因為華人團聚習俗不變，鬼佬一年在耶誕節期間不遠萬里都要回家相聚，至少為了體現自我認同、自我文化特色，儘管遠在海外，他們還是會不遠萬里，在這個短暫的假期回來與親人團聚。那麼團聚時吃什麼呢？說起吃，香港本來就是飲食天堂，世界名菜佳餚齊聚香港，習慣了外出飲食的華人在這一天不會像內地人在餐廳訂上一桌，所謂下館子顯擺吉慶一下，而香港華人卻更願意選擇此時回家聚餐，慢慢準備一桌，一家人圍着桌子，一邊南地北的神侃，一邊津津有味地享受美餐，正所謂一切盡在大餐中。

飲食結合交際文化

華人對雞的青睞，對鴨、鵝的大吃在內地可能少見，至於海鮮類，更是司空見慣。受資本主義的影響，對食物含量以及哪些多食，哪些少吃的講究，在香港可謂非同一般。富裕的人近些年對有機蔬菜的追求，講究營養飲食的人們往往喜歡理智地選擇一些特別的食品，即使價格昂貴，他們也是在所不惜的。年夜飯中的除了色香味俱全之外，還會添加一些營養元素。有一點需要透露，香港華人的飲食正在慢慢地向東南亞，特別是菲律賓、印尼傾斜，這與常年在家為他們烹飪的傭人是離不開的。

所謂民以食為天的分析之外，華人在春節期間的活動還有一項，春茗。

春茗是香港社會商業化、資本化過程中形成的一套聯繫同事關係、夥伴親情感的



馬建福文集封面



馬建福曾在《回族文學》上發表過作品

必須慶祝。春節過後，一個公司、幾個商業夥伴會相聚定時某地，一起大吃一頓，同時送上幾個抽獎儀式，歡聚一堂，不可缺少，這在內地不知有無，對於筆者而言還真是新鮮事。華人對於傳統習俗的捨棄也隨着商業化的濃重而逐漸為帶有商業字樣的內容所取代。回到內地，特別是西北鄉野，看到家家掛紅燈，戶戶貼對聯，所有院子都披上節日的紅妝，在香港卻是少見的，香港人也不會花錢放鞭炮，更不會張燈結彩過大年，不可忽略的還是那些貼在門口的恭喜發財、生意興隆等等。

香港人在農曆年私家舞獅、放炮的慶祝現在都被官方的集體性行為所取代了，無論耶誕節、元旦還是春節，維多利亞港的煙花表演。成千上萬的人在獲知何時舉行時，往往舉家出動，在陣陣喝彩歡呼聲中，迎接每一個新節日的到來。維多利亞公園的花展這些年逐漸成為香港人迎接新年的儀式之一。

為了在年節來臨前再增加點收入的花商不知何時共謀了這樣一個盛展。各種鮮花雲集公園各處，愛美愛花的華人成群結隊欣賞各種鮮花，當然也有愛不釋手者會情不自禁花上幾筆錢，買上幾束花，拿在手上，也是節日的喜慶表達。燈飾也是這些年興起的集體行為。一幢幢高樓大廈的業主一起集資，把整個大樓用各種花色的燈飾裝飾起來，每每節日來臨，徹夜長明，可謂為節日披上盛裝。

論香港人的認同

香港人，對於殖民主義的理解當然不僅僅是經濟的眼前利益實現，不可忽略的還有在政治、文化、生活樣態諸多方面的不同。如果有人問一個香港華人，你是哪裡人？他會說香港。那國家呢？中國。那你是中國人嗎？他會說，不是啊，我拿的是英國海外護照或者說我沒有中國身份證、護照等等。

所以說，這種認同給了我們一種「人」與「國」之間認同的差異性。同樣的例子表現在海外華人身上。我們在海外某國見到華人，他們非常熱情，尤其碰到同一家鄉的，更是友愛倍增。但是提及政治、歸屬方面，對方則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態度。所以可以簡單地總結一下，當涉及文化性、地域性或者歷史存在性的表述時，香港人一般都會產生認同上的共鳴，如果涉及政治方面、自身利益方面的內容時，就要另當別論。

香港人經歷了資本主義經濟、文化、政治、法律等方面的薰陶之後，他們所秉持的生活樣態、價值觀、人生觀甚至世界觀都與橋那邊的人大相逕庭。經濟方面的成就，使香港人對於政治方面的被殖民和被控制視而不見，只顧眼前利益的生活習慣使他們對於過去恥辱的記憶消失殆盡，思想方面的記憶重構也沒有提及曾經被殖民的不良，因為殖民在非政治化的語義中只不過是一種被固定的生活方式而已。從結果看經歷，香港人甚至對英國殖民反而有種感恩心態，畢竟英式治理讓這個小島有了依法辦事、依法治理和依法生存。

文明結合與文明衝突

文化方面呢？香港人有錢了，腰桿直了，在竭盡全力表述香港人的文化範式時，自然忽略了英國政府政治化、法制化管理後面隱藏的生活樣態已把華夏之根隱



九龍清真寺是馬建福常去的地方

沒在厭棄的包袱之中，尤其在英式強勢滿布全球，並因英美文化為世界流行時，對於中華文明則更是棄之而後快。因為這種生活所謂無意識的接受反而有了兩種文明的自然契合，無所謂正統與非正統的兩分。

不過，在香港人看來他們還是樂於被認為英式文化，紳士風度等等。不可忽略的是，儘管英國文化大行其道，本土模子還是不可盡棄的，如果要舉例子的話，那就是習慣了吃羊肉串和饅饃的新疆人即使在廣州生活上三代，依然不忘羊肉串和饅饃一樣。好的是，這兩種文化的對接，才有了中西合併、中外結合的所謂文明結晶在此，對於所謂文明的衝突也是必然一擊。因此，香港每年有那麼多節假日，例如佛誕、聖誕、元旦等。當然香港人對此也是樂此不疲，多休息誰不願意呢？對於哪個假期或節日比較看重，自然要因人而異，也要看受哪種文化的薰染多少來定，還要



看煙花成為港人的喜慶節目之一。



就讀於中文大學的馬建福



一家人圍桌吃飯比坐擁萬貫家財更心滿意足。

看當前哪種文化、哪種儀式表現更為有利，正所謂趨利避害式的邊界式認同。

生活樣態方面的認同與選擇，在香港人身上可以看到有種慣性在裡面。不能用對錯、好壞來二分。比如說，下午茶習慣。帶有民主主義、主觀凌駕意識的人以為這是邯鄲學步、食洋不化、東施效顰。這種說法與我們過去盲目排外的做法是一樣的。現在，香港人的認同逐步在內移。怎麼說呢？——九七之後的茫然與不信任使許多人情願寄居他鄉，靜觀時變。十年之後的香港依然茁壯成長，特別是外匯儲備高居世界前十，政策方面也是保持不變，整個社會穩步前進，心動不如行動，很多人回歸故里，另圖新謀。2008年的一場場金融巨浪，把香港人依賴股票、房地產獲取的幾位元數字和腰桿稀釋到了一種幻影當中。當這種幻影慢慢變為現實時，在明顯感受到內地不遺餘力的幫助和支持時，

香港人的感恩心理、國家意識、民族情結，再結合奧運會的氣勢磅礴，更讓香港人對於華夏兒女、東方文明、中華祖國的認同應該是與日俱增。

當然，歷史遺留下的英國文化親情性自然不會很快蒂落，即使不，世間哪種文化是單一純種呢？

所以文化單一性方面的故步自封與文明純潔方面的狹隘思辨在全球化時代、在文化互滲時代、在文明溶解時代都是不容再有的，最主要的是如何生活得輕鬆、自如、安逸才是最值得考慮的。當下人們所謂理性的物質追求所帶來的不理性的日常生活中忙碌與焦灼才是最為關注的。所以，香港人的文化認同，偏向任何一方，在此言說都是多餘。

馬建福來自遙遠的寧夏



香港人「隱私」談

文：徐全

來香港之前，馬建福自以為為香港人受英國殖民文化影響，一定會像自己見過的英國人一樣，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說得嚴重些，就是個人隱私。

英國人的個人隱私，他記得當年從《英美概況》課本中學到，包括年齡、婚姻狀況、家庭背景、收入情況等等。所以，每每遇到英國人，自己也模仿他們，整整衣襟，看看天空，再抿着嘴，微微一笑，出口一句：哈嘍，今天天氣不錯，你說呢？或者乾脆來一句：你好嗎？不痛不癢地問候，即使被問者腰酸腿疼，病懶懶難以直立，問者也是無心顧及，自己忙碌，哪管他人門雪瓦霜？

香港人是不是同樣如此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呢？

他說，剛開始與香港人打交道，自己也是同樣謹慎小慎微，見面有理有節，推人千里之外，很是客氣地說一些天氣、地勢、空氣、股市的話，以為為香港人的交往僅此而已，因為彼此畢竟每天忙碌，熱鍋螞蟻，賺錢要緊，即使已經家有萬貫，還是心窮不盡，居安思危、惶惶不可的忙碌生活。交往多了，才知道香港人的確備受英國鬼佬文化影響，不過多是所謂去粗取精，汲取優良的那種。

譬如說，香港人的英文水準，對於僱

鑿有英文文字的科技，思想往往駕輕就熟，可謂信手拈來，自然如魚得水。這一優勢，打造了香港之最大特色，所以不管來者從地球哪端，常常會有賓至如歸之感。那麼香港人有沒有屬於自己的文化呢？

他自己曾以為為全球化是西方化和被同化的過程，所以以為為全球化猛於虎，拒之而後快。其實不然，香港應該是最好的明證。雖然歷經歐美文化的侵染，香港人剛開始都是趨之若鶩，舉目仰望，以為上帝天使親臨光地，紛紛東施效顰。那時可能也有香港人忿忿不平地大聲疾呼，要香港人為保護自己文化之源

遠流長，萬不可盡棄自己，而淪為別人之奴婢。豈料鬼佬來港，還是盛氣凌人，自以為高人一等，不可一世。不僅如此，他們還用其慣用手段借刀殺人，生怕自己在港一命嗚呼，招募大量印度人來港治理，所以生得香港人居居其次，於是就有了自己身份的認同與自己存在價值的形塑，尤其值得記述的是，香港人從此不再失去自己，也才有了今天與眾不同、別具一格的港人文化。

英倫三島與香港可謂遙遠千里，正應了那句話「鞭長莫及」。香港雖然地接中國內地，但是兩地各自戒備森嚴，彼此

不通。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生成了一種華夏文化之根不斷，歐美元文化之情不禁的特點。

常有人說香港乃一文化沙漠之地，在筆者看來，也是說的輕率了一些，原因是香港並沒有盡棄華夏文化（其實對華夏文化有個非常好的保護和延續），同樣還接受外來文化，猶如色澤鮮豔，各自清晰可鑒的沙拉拼盤，一粒粒仔細刺落，依然清清楚楚，毫不含糊。這也是香港人的優勢，我行我素之氣受外來文化影響，自由生活，不再瞻前顧後，謙虛謹慎之節乃華夏文化內涵，做事得體，不再擔憂受怕。